

《鸭子河·下篇（无法复制的知青人生，难以磨灭的绝版回忆）》

书籍信息

版次：1

页数：

字数：

印刷时间：2014年09月01日

开本：16开

纸张：胶版纸

包装：平装

是否套装：否

国际标准书号ISBN：9787510832338

编辑推荐

鸭子河畔燃尽青春烈火，时代彼岸看彻岁月封尘，一幕幕人间悲喜谱写了特殊年代的隽永史诗。

无法复制的知青人生
难以磨灭的绝版回忆

内容简介

鸭子河的故事在那个年代里普通得再普通不过了，可是在今天，却离奇得不可思议。普通和离奇之间隔着将近半个世纪的光阴。

光阴的背后有两样东西——变和不变。它们推着光阴走，就像人的两条腿，车的两幅轮子。它们的对立统一推动了前仆后继的人生，推动了滚滚向前的历史。

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我努力让自己一颗涌动的心安宁下来，轻轻地走回到四十多年前鸭子河的岁月……

作者简介

老阳，男，1951年出生于哈尔滨一个普通机关干部家庭。1968年上山下乡。在北大荒务农十一年，直至“文化大革命”全面结束，考入中国人民大学，毕业后留校工作。1987年担任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领事，回国后开创校办企业并开始个人创业。

《鸭子河》是老阳在文学创作上的首

在线试读部分章节

第十五章

批斗土地主大会散场时的那阵电闪雷鸣过后，天就像漏了一般下起雨来，一口气下了五天。冷飕飕的雨裹挟着西北风卷起的尘埃，把春天的气息扫荡得无影无踪。不仅如此，它还把大家的心情扫进无底深渊。那是一场地地道道的淫雨。

雨是这么个下法儿：

大约晚上七八点钟，大雨山呼海啸般地压过来，气势汹汹，遮天盖地。过了午夜，它又

像一个暴徒撒够了野，疲倦了，但是仍然不肯放弃手里的鞭子，不急不慢，不轻不重，“噼噼啪啪”地抽打着屋顶，一直折腾到第二天早晨。约莫四点钟左右，它筋疲力尽了，才阴着脸，喘着浊气，瘫倒在深厚的云层里，睡上一整天，养精蓄锐，直到晚上八九点钟再卷土重来。早晨起来一眼看去，整个世界一片污泥浊水，天天如此，循环不已。按照当地东北人的说法，这种雨叫作“关门雨”。关门雨是兵团战士最厌烦、最为憎恨的那种雨。原因极其简单：早晨雨一停，我们就得出工干活儿，没得说。偏偏这阵子的活儿也是最为艰苦。具体任务：拧拉合辫儿，盖草房。

说到这里就需要交代一下：

过去一年里，连队陆陆续续调来了十几个拖家带口的老职工，一概没房子住。小学校也因此增添了二十来个新生，校舍也不够用了。还有种子库、小卖部、机务保养间等，都等着要房子。所以，连队里不得不再盖几处新房子。

说到盖房子就联想到了砖瓦，说到砖瓦就联想到打砖场。不幸，那台打砖机坏了。坏到无可救药的地步，修来修去终于彻底报废。烧砖盖房子暂时没指望了。连队干部跟工作组的钦差大员们商量了一番，决定来个“土法儿上马”，盖“土”的。并且一定要抓住春耕完毕，大田除草尚未开始这段“农闲”的大好时机，把土房子盖起来。

土房子的原料是草和泥。做法很简单：从地里割些荒草回来；随便找个地方，挖个大坑，在坑里头和稀泥；然后抓起一缕草，大约一拳头粗，一米多长，在搅匀的稀泥里拧，拧成一条大辫子。这条用稀泥和草拧成的大辫子就叫“拉合辫儿”。拉合辫儿是盖房子的原材料，当砖头使。土房子就是用拉合辫儿一条一条、一层一层地码起来的。

简而言之，把荒草按在稀泥坑里搅和，拧成泥辫子的工程就叫“拧拉合辫儿”。这会儿，大家就干这种活儿。

如果不是下雨，在干爽的晴天，拧拉合辫儿的人通常会在和稀泥的大坑边上挖一个小坑，像单兵作战的掩体那样，小坑挖到齐腰深，人站到小坑里，身子向前探一下，手就可以伸到大坑里干活儿。这种干法人是站着的，比在大坑边上蹲着，哈下腰去干活儿强多了。第十五章

批斗土地主大会散场时的那阵电闪雷鸣过后，天就像漏了一般下起雨来，一口气下了五天。冷飕飕的雨裹挟着西北风卷起的尘埃，把春天的气息扫荡得无影无踪。不仅如此，它还把大家的心情扫进无底深渊。那是一场地地道道的淫雨。雨是这么个下法儿：

大约晚上七八点钟，大雨山呼海啸般地压过来，气势汹汹，遮天盖地。过了午夜，它又像一个暴徒撒够了野，疲倦了，但是仍然不肯放弃手里的鞭子，不急不慢，不轻不重，“噼噼啪啪”地抽打着屋顶，一直折腾到第二天早晨。约莫四点钟左右，它筋疲力尽了，才阴着脸，喘着浊气，瘫倒在深厚的云层里，睡上一整天，养精蓄锐，直到晚上八九点钟再卷土重来。早晨起来一眼看去，整个世界一片污泥浊水，天天如此，循环不已。按照当地东北人的说法，这种雨叫作“关门雨”。关门雨是兵团战士最厌烦、最为憎恨的那种雨。原因极其简单：早晨雨一停，我们就得出工干活儿，没得说。偏偏这阵子的活儿也是最为艰苦。具体任务：拧拉合辫儿，盖草房。说到这里就需要交代一下：

过去一年里，连队陆陆续续调来了十几个拖家带口的老职工，一概没房子住。小学校也因此增添了二十来个新生，校舍也不够用了。还有种子库、小卖部、机务保养间等，都等着要房子。所以，连队里不得不再盖几处新房子。

说到盖房子就联想到了砖瓦，说到砖瓦就联想到打砖场。不幸，那台打砖机坏了。坏到无可救药的地步，修来修去终于彻底报废。烧砖盖房子暂时没指望了。连队干部跟工作组的钦差大员们商量了一番，决定来个“土法儿上马”，盖“土”的。并且一定要抓住

春播完毕，大田除草尚未开始这段“农闲”的大好时机，把土房子盖起来。

土房子的原料是草和泥。做法很简单：从地里割些荒草回来；随便找个地方，挖个大坑，在坑里头和稀泥；然后抓起一缕草，大约一拳头粗，一米多长，在搅匀的稀泥里拧，拧成一条大辫子。这条用稀泥和草拧成的大辫子就叫“拉合辫儿”。拉合辫儿是盖房子的原材料，当砖头使。土房子就是用拉合辫儿一条一条、一层一层地码起来的。

简而言之，把荒草按在稀泥坑里搅和，拧成泥辫子的工程就叫“拧拉合辫儿”。这会儿，大家就干这种活儿。

如果不是下雨，在干爽的晴天，拧拉合辫儿的人通常会在和稀泥的大坑边上挖一个小坑，像单兵作战的掩体那样，小坑挖到齐腰深，人站到小坑里，身子向前探一下，手就可以伸到大坑里干活儿。这种干法人是站着的，比在大坑边上蹲着，哈下腰去干活儿强多了。

但是遇到阴雨天，就像现在这种“关门雨”，情形便完全不同了。地面湿漉漉的，连泥带水，根本没办法挖小坑。人呢，就只好蹲在大坑边上，深深地弯下腰去，弓着背，两只手伸到大坑里和泥。

蹲着干活儿苦不堪言。蹲上半个钟头，腿就麻了，气也喘不匀了，头重脚轻，浑身的血气都淤积在头上，大有一头栽进坑里的势头。

不仅如此，北大荒的蚊子和小咬儿遇到这样的天气就会纷纷出动，大展宏图。每人的头上都围着一大群蚊虫，犹如一群微型轰炸机，“嗡嗡嗡”地叫个不停，落下便咬，咬住不放。

因为两只手都插在稀泥里，人们只能用胳膊在脸上、脖子上不断地蹭。然而，蚊虫都有一股锲而不舍的精神，非要把人脸咬成猪头不可。于是，到了气头上总会有人忍无可忍，愤然把手从泥浆里拔出来，照着自己的脸上或者脖子上，狠狠地抽上一大巴掌，啪！痛快淋漓！

这么做的结果虽然是让自己面目全非，但是解恨。一巴掌下去，至少拍死十几只小咬儿，如果拍得及时，还能拍死几只蚊子。此外还特别解痒，脸上火辣辣的，可以舒坦好大一阵子。于是，过不了一会儿，准能又听见“啪”的一声闷响，让人心里一颤，一天下来，噼噼啪啪的响声一声跟着一声，不绝于耳。收工的时候一个个人鬼难辨。

再有，雨在白天也不是完全停着，时不时地飘过来一小阵，也就是几分钟，反正天阴着，说下就下，似乎合情合理。可是，它又不大下，也不连续下，让我们找不到收工的理由，万般无奈，能做的只有一件事——忍着。

就这么一小阵雨就能把人淋得浑身湿透。雨一停，风一吹，冷得直打哆嗦。毕竟才是五月天，虽说五月已是暮春与初夏之交，但是这个时令在东北的北缘地带依然寒气未尽，嗖嗖的冷风刮个不停，地下的冻土还未化透，水在夜里还能结冰，井筒里还有一米多长的冰箍。正是在这样的温度下，我们把手伸到水坑里拧拉合辫儿。先是有位老职工当教练。他神色坦然，手伸到水里不慌不忙地搅和了几下，解释道：水虽然是凉的，但泥却是温乎的，不信试试？我们一试，果然有几分道理。手刚伸到水里的时候，彻骨生寒，浑身一阵颤抖，牙也“咔嚓咔嚓”地打起架来。干着、干着就觉得暖和一些了，主要是泥的作用，只要手是在泥里活动，而不是在纯粹的水里活动就感觉舒服多了。自打那时起，我才深刻领悟到“和稀泥”一语的微妙哲理。

不过好景不长，一坑的稀泥几十分钟就用完了，还得重新填土，重新倒水。一桶桶冰凉的水从井里打上来，往坑里一倒，我们便伸手开始搅和，寒气顿时顺着全身密密麻麻的神经系统传导开来，牙齿随着就不由自主地发出“咔嚓咔嚓”的摩擦和撞击声。搅和了

一会儿，土和水互相融合了，成了稀泥，温度才渐渐有所提升，人也才缓过一口气来。不过，再过了几十分钟，一坑稀泥又用完了，又得填土加水，寒冷钻心的痛苦过程又得重新经历一回，如此循环往复。

有几个绝顶聪明的人物率先戴上了手套。手套是六十年代最普通的那种白色棉纱织成的劳动保护用品。然而，仅仅几分钟的工夫，那副手套就烂得不成样子。从一开始，戴手套的实验就注定了失败的命运，稀疏的棉纱根本不能阻挡冰凉的水，戴和不戴一个样。另外，由于没有足够多的手套，这种抗寒模式根本就不可持续。

冰凉的水侵入肌肤，痛苦不堪，我不由得想起了别拉洪河架线的日子。

同样是与寒冷搏斗，不同之处实在太多了。架线的时候是脚在受苦，现在轮到手。架线的时候心中存有一份保家卫国的热量在抵御寒冷，现在，心和手一样凉。架线的时候那么有理想、有信仰，高呼着革命的豪言壮语，现在却像一群丢盔弃甲的败兵，蜷缩在不堪一击的堑壕里，抱怨时运不济，倒了八辈子血霉……

我对自己的预见性和想象力总是自鸣得意。在那样的处境下，我竟然浮想联翩，最终想到了一种塑胶手套，像棉线手套那样厚，柔软而富有弹性，质地结实又不妨碍干活儿，最重要的是，它能像绝缘体那样彻底阻断寒冷的井水侵袭……真是太好了，妙不可言。可惜，只不过想想而已。

在那些淫雨霏霏的日子里，我们两个武装排的人就在一片阴晦的天空之下，蹲在四个大坑周围拧拉合辫儿。5连，它总有情趣变幻莫测地考验这两个排的革命战士。这种时候，这番光景，我便深深体会到——作为无产阶级劳动人民，俺们是何等的向往舒缓的春风，温润的空气，和煦的阳光……

两个女生排负责运输，把我们从泥坑里拧出来的拉合辫儿拖到盖房子的工地上。六排那伙人负责垒砌。经过了六天的鏖战，我们终于盖起来一栋崭新的泥草房，可以称得上是战绩辉煌。

然而，辉煌了没几年，那些土房子便塌陷下去，重新沦为一堆土。一堆加了草料的土，无可奈何地摊在那些和稀泥的大坑旁边。

就在这艰苦卓绝的六天六夜里，另外一伙儿人却躲在阴暗的角落里，神不知鬼不觉地创造了另外一种“辉煌”。这伙儿人负责调查“今不如昔”案件。

就在这六天六夜里，“今不如昔”案件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。那个土地主居然彻底坦白，承认“今不如昔”四个字是他写的，承认他从骨子里就留恋黑天昏地的旧社会，无比仇恨光明灿烂的新社会。

当土地主签字画押的认罪书公之于众的时候，所有人都傻了眼。杜瞎子和毛子那些如火纯情的证词软弱得不堪一击，就像我们面前大坑里的稀泥一样，最多能拧成拉合辫儿，凑合一阵子。

不知怎么搞的，无论在想什么，我总是能不由自主地联想起拧拉合辫儿的事儿。好长好长一段时间，那坑稀泥一直都在我的眼前来回翻滚，怎么也摆脱不掉。那一坑混浆浆、冰凉凉的污泥浊水早已经浸入我的血管，并顺着血液渗入到我的每一个细胞。

然而，匪夷所思的是：是谁创建了那另外一份“辉煌”呢？

这份功劳显然不属于工作组。开完批斗大会的第二天一早，工作组全体成员就打道回府，回团部汇报工作去了。他们临走，把“调查研究”的任务交给了连队干部。

那么，是郭信良吗？郭指导员矢口否认。他说他对此事一无所知。他的话毋庸置疑。他是个实诚人，从来不说谎。至于在“文革”初期，他被黄半斤折磨得死去活来，屈打成招，说了些违心的话，不过是一次天大的例外。他一生都为那段言不由衷的胡话感到刻

骨铭心的耻辱。那场“革命”完全扭曲了他的人格。那场对人类尊严的蹂躏给他留下了一生一世、永远不能平复的创伤。

那么，应该是常庆功喽，可常委员长也说不是他。他拍着胸脯，信誓旦旦地说他这几天在哪里哪里干活儿，谁谁谁可以作证。至于他说的话是真是假也就很难说了。不过，我当时信以为真。因为，这位常副指导员是个爱出风头的人物，如果真是他，这么大的功劳他能不挺身而出？

那么，是黄半斤？他居然也说不是他干的。不过，六排的人一直由胡大林领着盖房子，工地上没人见过他。唯一能够间接证明他没有介入此案的理由是：工作组走的时候有过交代：在调查过程中尽量让黄半斤回避。

一场战斗胜利了，只有一个战俘，却没有战胜者，这真是咄咄怪事！而且，事情怪到这种程度：战胜者从此销声匿迹，隐蔽在重云迷雾之中。

历史往往就是这样，真相被压在谎言的巨石下，遗弃在荒野的废墟中。117团司、政、后三大机关设置在团部地区一栋新盖好的、质量上乘的、红砖红瓦的平房里。这栋平房大约有四十米长，正中间是大门。进了大门，迎面便是毛主席的巨幅画像。毛主席身穿绿军装，红光满面，慈祥地注视着每一位进门的人。主席像的左右两边各有一条长长的走廊。政治处办公室设在左侧一边，一共六间。宣、保、组、干等四个股各占一间，其余两间是付大肚子的办公室和会议室。

在淫雨霏霏的最后一个日子里，政治处会议室里坐着十几个人。驻5连工作组正在汇报“今不如昔”案件的发生、发展过程。听取汇报的人除了政治处的其他股长和有关人员外，主要是政委杜宇光，副政委汪文清。

付大肚子自然是领衔汇报的人。他时不时地站起身来，高一声、低一声，绘声绘色地描述着5连阶级斗争的各种问题：“这个嘛——哈——是不是呀——啊——”

他坚定地认为：5连存在着严重的阶级斗争，“今不如昔”案便是其中最关键的环节；土地主从骨子里就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社会主义新制度心怀不满；“今不如昔”那四个字肯定就是他写的，他说的，他想的！

工作组其他人的看法都与付大肚子有所不同，但是，他们都是用十分委婉的方式、拐弯抹角地表达出来。黑老彭是这么说的：“我，完全同意付主任对5连阶级斗争形势的分析。我主张对‘今不如昔’一案还要做‘过细’的调查研究。目前，还只有黄万金一个人的证言，其他人都明确地作了反证，其中杜瞎子的反证最为明确。所以，绝对有必要深入地调查下去，一定要做到不冤枉一个好人，也不放过一个坏人。”

向靖宇说：“主任同志的阶级斗争观念值得我们大家好好学习！好好学习哩！说到杜瞎子嘛，这个人呐，轻易不表态，他一表态就大有文章！因此哩，对于他的发言，我们还真要充分重视，马虎不得哟！黄万金不仅是少数，他简直就是孤家寡人嘛。这是为什么？因此哩，非得好好查一下不可！”牛大人说：“对嘛，对嘛！

一定要认真查下去！一查到底！”

宋福生附和道：“完全同意，我完全同意大家的意见！”

很明显，工作组分成了两派。付大肚子自成一派。另一派是除了付大肚子以外的所有人。只不过，多数派遮遮掩掩，并没有跟付大肚子形成针锋相对的阵势，然而，政委和副政委还是都听明白了。

杜宇光说：“听起来，那个黄万金是个有争议的人物。凡是有争议的人都不可轻易提拔使用，他们说的话也不可轻易相信，这是政治工作的一项原则。”

汪文清说：“政治工作还有一个原则——相信大多数。跟着大多数走。”

[显示全部信息](#)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[更多资源请访问www.tushupdf.com](http://www.tushupdf.com)